



册府元龟
卷之九百九
至十一

13
849
295



明 4 3
849
295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五十九

窮愁

憂懼

子夏有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屈原亦云人窮則
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蓋士之坎窞流離
幽憂困辱終乎天運亦曷能免焉中古而下乃有躬

聖哲之姿挾霸王之術屬世道之交喪致才命之乖
舛樓遑道路迫於凍餒遭羅罪罟濱於死亡或淪陷
於殊鄉或流放於裔壤百齡奄而忽已六合廣而莫
容猶復寓情於文翰遺恨於來裔誠以有生之至艱
人倫之共恨也至或無德而祿以至疾顛枉道事人
自貽伊戚雖櫻咎悔非世之所嘆云

密戚齊人家貧無以自資扣牛角而歌曰南山硿白
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纒至許從昏飯牛
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越石父齊人也凍餓為人臣僕三年晏嬰解左騾贖

之

戈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與門弟子宿於郭外寒踰
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
也為天下惜子不肖人不足愛也子與我衣弟子曰
夫不肖人惡能與國士衣哉戈夷解衣與弟子夜半
而死弟子遂活

漢鄧通官至上大夫免官家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

微外鑄錢

微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微

下吏驗問頗有之遂

遂成

也成其罪狀也

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

積共前後所犯

合沒官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負官數鉅萬

長公主賜通

即館陶長公主文帝女

吏輒隨沒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
公主給其衣食而恐吏沒入故託云假借竟不得
食之爾非通自有也此所謂不得名一錢名一錢寄死人家

息夫躬封宜陵侯為左曹光祿大夫免官就國未行
第宅寄居丘亭丘空也姦人以為侯家富嘗夜守之躬

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
枝為匕桑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披髮立中

庭向北斗持匕招指祝盜或招或指以求福排禍人有上書言

躬懷怨恨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建繁維陽詔獄
欲掠問躬仰天大譁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血從

五鼻出食頃死初躬侍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
絕命辭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後漢馮衍字敬通更始僕射鮑永安集北方以衍為
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光武即位永衍知更始
已歿乃罷兵幅巾降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
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建武六年日食衍
上書陳八事帝將召見初衍為狼孟長以罪摧陷大
姓令狐略是時略為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
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
即共排闥衍遂不得入後外戚陰興新陽侯陰就滯

敬重衍衍遂與交結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
繩之衍繇此得罪嘗自詣詔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
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又上疏自陳
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顯志賦顯宗卽位
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嘗慷慨歎曰衍少
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竭節奉使不求苟得嘗
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
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
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居貧年老
卒

張升陳留人桓帝世黨錮事起升守外黃令去官歸
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毅鳴犢伴
尼臨河而反覆巢鳩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
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
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有老父不知何
許人趨而遇之植其杖太息言曰二大夫何泣之悲
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
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趙岐京兆人爲郡功曹是時中嘗侍唐衡見玆爲京
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玆進不繇德皆輕侮之岐又數

爲貶議玆深毒恨及玆爲京兆尹岐懼禍及與從子
猷逃避玆果收岐家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
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
遊市見岐非嘗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曰視
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卽亡命乎我
北海孫賓石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卽以實聞之遂
以俱歸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尼屯歌二十三章後
諸唐死滅因赦乃出官至太僕

范滂汝南征羌人郡署功曹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
下急捕滂滂卽自詣獄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
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

涕

趙壹字元叔恃才倨傲爲鄉里所擯後屢抵罪幾至
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不
絕氣傳稱其仁秦越人還號太子結脈世著其神設
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構脯
出乎車軫鍼石運乎手爪今所賴者非直車軫之構
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使乾
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
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竊爲窮鳥賦一篇

兵康受表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徇軍班與康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况卓今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為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志卓遷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

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為一體今為隙仇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屍骸也康得書抱班二子而泣遂死於獄蜀許靖汝南人少與從弟邵俱知名而私情不協邵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終吳孟宗為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旣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母母曰但當自勉之何足泣也

晉王尼辟車騎府舍人不就雒陽陷避亂江夏王澄為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止有一子無居宅

唯蓄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子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嘗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劉琨鎮荊州父母為劉聰所害琨與段匹磾期討寇琨慮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匹磾夷狄難以義仗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為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為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幄中有懸壁本自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涓濱叟鄧

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小白相射鈎能隆二霸王安問黨與讐中夜撫枕歎相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駟摧雙輶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嘗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譖誣素無奇畧以嘗詞酬和殊乖琨心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

處仲敦字

是殺我也

死生有命但恨仇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爾因歎歎不能自勝

殷浩爲中軍將軍以軍亂廢爲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雖被出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殷仲文爲桓玄侍中轉尚書玄敗歸晉抗表解職不許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中府中有老愧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有謝混之徒疇昔所輕者竝皆比肩嘗怏怏不得志忽遷爲東陽太守意彌不平東陽爲何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脩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中命文人撰義構文以俟其至仲文矢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已大怒思中傷之時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爲憂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駱球等謀反及其弟叔文竝伏誅

宋劉湛爲丹陽尹散騎嘗侍時委心於彭城王義康

港所生母亡時文帝與義康形迹既乖釁難將結港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嘗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湛被收入獄見弟素曰乃復及汝耶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毛修之爲冠軍將軍安西司馬軍敗爲後魏所獲後朱修之亦陷魏毛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訪焉朱具答曰賢子元矯甚能自處爲時人所稱毛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

梁王僧儒爲南康王長史被讒免官友人盧江何炯

猶爲王府記室乃致書於炯以見其意曰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季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况岐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惻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棘旣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鄒李淫淫承襲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犖節金飈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空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旣然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癩眩屢動消渴頻增變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

非自污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竊
高價厚名橫承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
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
所底取益困於衣食迫於饑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
鍾庾父爲尺板斗食之吏以從皂衣黑綬之後非有
奇才絕學雄畧高謨吐一言可以正俗振民動一義
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甘臥
安郢腦日逐隨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
將能執珪裂壤功勳景鍾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大
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也直以章句小才垂篆

末藝含吐細縹之上踟躕樽俎之側委曲同之鐵鑊
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致加性疎澁拙於
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俯首脅肩先意承旨
是以三乘靡邁不與運并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
舊布新清啓方且抱樂街圖訟謳有主而猶限一吏
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消預衣裳之會
提戈後勁廁龍豹之謀及其投劾歸來恩均舊隸升
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話言非藉左
右之容無勞群公之助又非同席共覲之夙逢筭餌
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聘佚之任下充

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撮之雄官叅
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
追風奔驟之若此者蓋基薄墻高途遙力躓傾蹙必
然顛匄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
驗脩卮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
慄慄思得應弦譬懸厨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
以餌鷹鷂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茲舌杪成
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較變爲丹
赭充彼春薪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
祝禽下車泣罪愆茲若嗒憐其骸觫加肉朽齒布葉

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奉高
止復除名爲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
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員首方足孰不戴天而
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人
宮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原恥彼戚
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強近之
之親是以媾布之徒隨相媒孽及一朝捐棄以快怨
者之心吁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
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具
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况復霜銷草色風搖樹

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結幕耀熠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鷄吠犬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爲鄰永用蓬蒿自沒愜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爲重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匏瓜不食方當長爲傭保糊口寄身溘死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抱影接膝履足摩肩摘綺縠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唯吳馮之遇夏馥范彧之值孔嵩愍其留質憐此行乞爾儻不以垢累時存禮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裂裁書代面筆淚俱下

後魏韓顯宗爲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以自矜伐訴前征勳詔免顯宗旣失意遇信向雒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曰賈生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若人跡忽尋兩賢踪追昔渠閣遊策駕厠群龍如何情愿奪飄然獨遠從痛哭去舊國銜淚屈新邦哀哉無援民嗷然失侶鴻彼藏不我聞千里告志同李諧爲金紫光祿大夫元顯入雒以爲給事黃門侍郎顯敗除名乃爲述身賦一千五百餘言末云願自託於魚鳥求得性於飛沉庶保此以獲沒不再罪於當今

李洪之爲秦益二州刺史以贓罪賜死及臨自盥沐浴換衣防卒扶持將出邨人遍遶家庭如是再三泣嘆良久乃臥而引藥

曹外北海人以學識清立見知出帝時爲國子祭酒不營家產至以餒卒於鄴時人傷歎之

隋劉炫河間人爲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歸於河間於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白欸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後昆徒以

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炤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爾余從縮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怨捶撻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擢楚弗之及暨平教敘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過心事多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固其浮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厠搢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若

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沉浮世俗數黍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慙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宸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駉比翼鴻鴻整緇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詩宰輔造請群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書滿方盡大羞已嗟退反初照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事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群言之蕪穢馳騫墳典釐改僻

謬脩撰始畢事業適成天違人願時不我與世路未夷學較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定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城下堡未幾賊爲官軍所敗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城長史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

唐盧炤隣爲鄧王府典籤炤隣始去新都也寓于京城鄱陽公主之廢府時詔徵太白山隱士孫思邈亦居此府思邈時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炤隣自傷年

纔強仕而泥疾困憊乃作病梨樹賦以傷稟氣之不
同詞甚麗美

韋安石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後罷知政
事出爲蒲州刺史屬太嘗卿姜皎有所請託安石拒
之皎大怒後轉青州刺史皎弟晦爲御史中丞以安
石等作相時同受中宗遺制宗楚客韋溫陰削相王
輔政之詞安石不能正其事令侍御史舉劾之詔貶
沔州別駕晦又奏安石嘗簡較定陵造作隱官物入
已劾符下州徵賦安石歎曰此祇應須我死爾憤激
而卒

韋陵爲東京留守早有台輔之望間被李林甫楊國
忠所擠及中原起兵天下事殷陵嘗自謂負經緯之
器遭後生騰謗明主見疑嘗鬱鬱不得志乃歎曰吾
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天命乎因遘疾而終
陸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罷相貶忠州別駕十餘年
嘗閉戶不出人無識其面者
後唐崔貽孫爲吏部侍郎貶官塞北馳驛至潞州致
書於帥府孔勅曰十五年穀城山裏自謂逸人二十
里沙塞途中今爲逐客勅以其年過八十奏留府下
明年量移澤州司馬

憂懼

夫憂懼之來發於心術而形於外者也乃有乘艱虞之會履崇高之位謀人之國策慮之匪臧遭事之變進退之無措蹈危機於夙暮覲咎微之明白乃至遭離誣謗播身非所逼畏權倖見忌當塗危言高論而為世不容時移事改而投迹罔寄繇是隱憂充積恐懼交至愁歎兼倍惴慄靡遑乃至志消而神竭中乾而疾作愆和邁沴傷性隕軀者亦比比有之矣仲尼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自非體道無悶安之若命又孰能恬漠而不蒂芥哉

冶厘衛大夫初衛侯出奔楚晉人復衛侯衛侯使賂

周欽冶厘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

恐元咺距已故賂周冶

冶殺元咺及于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

服御服將入朝受命

周欽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厘辭卿

范睢魏人秦昭王拜為相封以應號侯而與武安君

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

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

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

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

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

厚以順適其意後三歲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
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
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
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
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
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
旣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
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

李斯爲秦丞相長男繇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
女悉嫁秦諸公子繇告歸咸陽斯置酒於家百官長

皆前爲壽門延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
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甚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
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
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爲光祿大夫出爲安定太守
時成帝諸舅平阿侯王譚年次當繼大將軍王鳳輔
政尤與永善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自代帝從
之以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譚位特進
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空辭職保謙讓之路譚遂
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繇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爲郡

吏恐為音所危病滿三月免

楊雄為郎給事黃門王莽時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

時劉歆子棻甄豐子尋獻符命莽誅豐父子棻棻四

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不須奏請時雄較書天祿閣上治

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

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

使人密問之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古文之異者雄不知情

不知獻符命之事也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

閣爰清靜作符命以雄解嘲言譏之也

後漢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初與衛尉陰興新

湯侯陰就交結繇是為諸王所聘請尋為司隸從事

光武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徒

其餘至貶黜衍繇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時

衍又與就書曰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駑

行義汗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假蒙明府

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間者掾史旋衍之罪眾煦飄山

當為灰土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加厚德

焉於慈父寢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岳澤浮河海

前送妻子還淄縣遭雨聞暑以七月還至陽武聞詔

捕詣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

日書報歸田里卽日束手詣雒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効忠

心於是西歸故鄉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張奐燉煌人也爲太嘗陷罪禁錮歸田里奐前爲度遼將軍與段紀明爭擊羌不相平及紀明爲司隸較尉欲逐奐歸燉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紀明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燉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

孤魂相託若蒙矜憐一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奐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毫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墓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儻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寃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企心東望無所復言紀明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

魏夏侯玄曹爽姑子也爽誅玄爲大鴻臚徙太嘗太

傳司馬宣王薨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

許允字也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

元子上不吾容也 子元司馬宣王子晉景帝也 子上景帝弟文帝也

司馬望為散騎嘗侍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嘗朝覲權
歸晉室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繇是求出為征西將
軍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

吳聶友為丹陽太守友與諸葛恪善恪誅後孫峻忌
友欲以為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

晉衛瓘武帝時為司空子宣尚公主太尉楊駿與黃
門等般之諷帝奪宣公主瓘慙懼告老遜位

樂廣為尚書令成都王穎廣之婿也及與長沙王乂
遭難而廣既處朝望群小讒謗之又以問廣廣神色
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乂猶以為疑廣竟
以憂卒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永康初為趙王倫相國左
司馬及倫僭逆重以憂逼成疾而卒

王坦之字文廣簡文帝末為左衛將軍帝詔大司馬
桓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
後溫於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及坦之欲
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

一行既見温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
 宋諸葛長民為豫州刺史自以多行無禮嘗憂國憲
 時高祖西討劉毅以長民監留府事疑其難獨任留
 劉穆之輔之長民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屏人為
 穆之曰悠悠之言謂太尉於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
 曰公奔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若一字不盡豈
 容若此長民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為之備謂所親曰
 貧賤嘗思富貴富貴必踐機危今日思為丹徒布衣
 不可得也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也景平中為尚書令領護

軍將軍時少帝失德內懷憂懼作感物賦以寄意焉

後廢少帝立文帝初奉迎大駕道路賦許三百其一

篇有悔懼之辭

顏邵剛正有局力為謝晦所知晦為領軍以為司馬

廢立之際與之參謀晦鎮江陵請為諮議參軍領錄

事軍府之務悉委焉邵慮晦將有禍出求竟陵太守

未及之郡值晦見討晦與邵謀起兵拒朝廷邵飲藥

死

南齊劉撫字茂謙彭城武原人為安南諮議參軍有

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撫頗怨望帝令

有司誣奏擣罪付廷尉將殺之擣入獄數宿鬚鬢皆白

陳顯達為江州刺史明帝世心懷不安在江州遇疾不治尋而自差意甚不說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為竟陵王征北諮議參軍有罪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

魏準會稽人為太學生以不學為王融所賞融既欲奉竟陵王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羲丘國賓竊相等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遠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

準膽破

蕭穎胄為荊州刺史時梁高祖初舉義兵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硤口破大將軍劉孝慶於上明穎胄遣軍拒之而高祖已平江郢圖建康穎胄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瓚等憂愧不樂發疾數日而卒徐榮祖為秘書監嘗有罪繫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慙於內髮變於外當時所以稱之

梁沈約字休文高祖時為左光祿大夫侍中太子太

傳高祖初與張稷有憾及稷卒因言之約曰尚書僕
射出作邊州刺史往事何足論帝以爲婚家相爲大
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耶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高
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因病
嘗夢齊和帝劍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
代之事不繇已出武帝聞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
懼遂卒

後魏樂良王萬壽景穆帝之子文成和平三年拜征
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暴徵還道憂死
李式字景則其兄敷爲中書監皇興四年爲獻文所

式時爲兗州刺史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懼帝
勅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啓聞然後渡之旣而使人平
曉卒至津吏欲先告式使者給云我須南過不停此
則不煩令刺史知也津人信之與使俱渡使者旣濟
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

張湛燉煌人初仕沮渠蒙遜爲兵部尚書涼州平入
國崔浩識禮之湛至京家貧浩嘗給其衣食每歲贈
浩詩頌浩嘗報答及浩被誅湛懼悉焚之閉門却掃
慶弔皆絕以壽終

北齊魏蘭根爲開府高乾之死蘭根懼去宅避於寺

武帝大加譴責蘭根憂怖乃移病解僕射
魏收初仕後魏爲中書侍郎黃門郎崔陵從齊神武
入廟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陵爲孝武登祚赦云朕
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慎以告之陵深忿
忌時節閔帝殂令收爲詔陵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幃
幄一日造詔優爲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爲逆人又
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爲
言於中尉綦嵩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木齒錄因
此怖懼上藉遣還鄉扶持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
魏帝勅收爲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品秩收以實對

遂止收旣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
焉

後周侯植爲司倉下大夫時晉公護誅趙貴而諸宿
將等多不自安植從兄龍恩爲護所親任植因謂龍
恩曰兄旣受人任使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用植
承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公推
誠王室擬迹伊周護曰我蒙太祖厚恩且當猶子之
親誓將以身報國賢兄應見此心卿今有是言豈謂
吾有他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言乃陰忌之植懼不
免禍遂以憂卒

尉遲運以宣帝在東宮爲右宮正帝卽位爲上柱國
運之爲宮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能納反疎忌之時
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爲高祖所親待軌屢言
帝失於高祖帝謂運豫其事愈更銜之及軌被誅運
懼及於禍問計於宇文孝伯尋而得出爲秦州總管
秦渭等六州刺史然運至州猶懼不免大象元年二
月遂以憂薨

隋崔弘度字摩訶博陵安平人也高祖時方簡較太
府卿其妹爲秦王妃弟弘昇女爲河南王妃未幾秦
王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黜弘度憂恚謝病於家

諸弟乃與之別居彌不得志煬帝卽位河南王爲太
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家宣旨使者詣弘昇家
弘度不之知也使者反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口弘
度稱有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
元善河南雒陽人爲國子祭酒善嘗以高顛有宰相
之具嘗言於煬帝帝初然之及顛得罪帝以善之言
爲顛游說浮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動而

卒

唐薛萬均貞觀中爲右屯衛大將軍太宗幸芙蓉園
萬均屏人不盡以之屬吏萬均服石乳及憂憤發疾

會將慮過遂卒東堂

邢文偉爲內史則天天授初貶珍州刺史嘗有制使至其州境文偉以爲有罪見誅遂自縊而死

趙遜德宗建中末爲寧州刺史遜李忠臣壻也聞忠臣受朱泚僞宰相憂懼自縊死

郭鋼爲朔方節度使杜希全判官攝豐州刺史父晞慮其幼不任邊職上請罷之德宗遣中使就召鋼懼以他事見收遂奔吐蕃

後唐王瓚仕梁爲開封尹莊宗入汴瓚出城迎降伏地請死帝曰朕與卿家世密親兵戈阻闊卿卽時竭

所事人臣之節也何罪之有乃命復舊職及誅張滄傑朱珪輩瓚大恐憂駭不自安所有家財相繼入貢帝慰諭之終以憂病而卒

趙光裔同光中拜平章事先是條制權豪強買人田宅或陷害籍沒顯有屈塞者許人自理內官楊希明者故觀軍容使復恭從子也援例理復恭舊業事下中書光裔謂郭崇韜曰復恭與南山謀逆顯當國法本朝未經昭雪安得論理崇韜私邸寔者因具奏聞希朗泣訴於帝帝令自見光裔言之希朗訴陳叔祖復光有大功王室伯祖復恭爲張勳所構得罪前朝

當時強臣掣肘國命不行及王行瑜伏誅德音昭洗制書尚在相公本朝氏族諸練故事安得謂之未雪耶若言未雪吾伯氏彥博洎諸昆仲監護諸鎮何途得進漸至聲色俱厲光裔先恃名德為其所折悒然不樂又以希朗幸臣慮撫他事危已必不自安因病疽卒

張全義濮州臨濮人也同光四年為忠武節度使尚書令是時趙在禮據魏州諸軍進討無功元行欽又北征不利全義奏言明宗為兵馬總管威名素著速請渡河招撫鄴都時明宗以為群小間言莊宗猶豫

未決全義力懇進言故曲從之及明宗為亂兵所擁全義先被疾既聞其變憂懼不食薨於維揚之私第李愚為翰林學士承旨長興初除太常卿時大臣加恩所為制詞不愜愚尤深憂備家皇城内國忌日行香即宿于維水南佛寺以防糾劾

于鄴天成中初除工部郎中時盧文紀為工部尚書鄴往公參文紀以鄴名其父諱不之見或謂鄴曰南宮故事郎中入省如本行尚書侍郎不容公參何以有主鄴憂畏太過一夕醉歸雉經于室

索自通大原清源人明宗時為西京畱守楊彥溫據

河中叛逆自通出師討平之時末帝鎮河中臨事失
 於周旋帝深銜之及帝卽位自通為右龍武統軍嘗
 憂悸求死清泰元年七月因朝退涉雒水陽噴而卒
 晉趙在禮為晉昌節度使契丹入汴自鎮赴之過雒
 謂朝廷曰戎王嘗言致莊宗遇亂者我也我深以此
 行為憂或曰戎人好利空以厚贐餌之何過慮耶時
 有契丹諸部渤海首領高牟瀚奚王拽刺相遇於途
 在禮望塵致敬牟瀚拽刺與諸部偏帥咸偃以受之
 在禮憤以致疾及至鄭州泊於逆旅見一步健趨而
 逆詢之乃同州劉繼勳之爪牙也問繼勳先至闕戎

王作何安置步健曰已鑠矣在禮大驚及夜以衣
 就馬櫪自絞而死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百六十一

馬政

元龜

卷之九百九

卷之九百九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六十

僞政

南公有言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項氏世為楚將因
民胥怨嘯聚無賴攻城略地所過無不殘滅而且遙
尊懷王為義帝以慰群下之望是時豪傑蜂起生靈
靡託譬猶捕鹿獲者同功必推最強專用宰割然項

籍以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威詐亟行脅以從已號令
 非一諸侯不平豈所謂失道者寡助不善者善人之
 資邪故漢高以寬仁長者卒有天下矣及漢氏中微
 乃有新莽繇外戚以用事假仁義以邀名始輔弱主
 之政終竊南面之位禮樂制度上下變更宴懷姦慝
 偷安歲月而不知漢德雖衰天命未改孟堅曰紫色
 龜聲非偽而何哉

項籍字羽為楚上將軍既屠咸陽殺秦降子嬰廼陽

尊懷王為義帝徙之長沙都郴分天下以王諸侯

上將諸軍以前事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也講和為

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

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

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秦降守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

為雍王土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

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為塞王王咸

陽以東至河立翳為翟王王上郡徙魏王王豹為西

魏王王河東環丘公申陽者環丘縣之老張耳嬖臣

也嬖謂愛幸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為河南王趙將

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為殷王王河內徙趙王

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為恒山王王趙

地當陽君英布為楚將嘗冠軍立布為九江王番君
 吳芮帥百粵佐諸侯又從入關立芮為衡山王義帝
 在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為臨江王徙燕王
 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人關立荼
 為燕王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
 入關立都為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
 河救趙安下齊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齊北王田
 榮者肯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
 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
 因環封之三縣饒南皮三縣以封之番君將梅銷功多故封十

萬戶侯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田市膠東而立田都為
 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
 楚市畏羽廼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墨自立
 為齊王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廼擊殺濟北王
 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
 漢并關中且東言方將出聞而擊楚齊梁畔之大怒廼以故吳
 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
 公角等羽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稱疾不行使將將
 數千人往漢王二年羽陰使布殺義帝羽至城陽田

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
 室屋皆坑降卒繫虜老弱婦人狗齊至北海所過殘
 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
 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凡
 五十六萬人東伐楚時有十八諸侯漢得其羽聞之
 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固陵
 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謂早擊之至漢軍榮陽築
 角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角道漢王食乏請
 和割滎陽以西為漢羽欲聽之范增曰漢易與爾今
 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圖滎陽漢王患之用陳平計

以金四萬斤間楚君臣羽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增
 怒疽發背死漢王西入關收兵出宛葉間與黥布行
 收兵羽聞之卽引兵南漢王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
 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
 亦引兵北軍成臯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
 進圍成臯漢王跳跳謂輕身而忽出之獨與滕公得出羽遂拔
 成臯四年羽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
 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
 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至又皆
 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

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院者而東至睢
陽聞之皆爭下時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羽亦
軍廣武與漢上相與語漢王數羽十罪羽怒伏弩傷
漢王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
說羽羽迺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
東者爲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
王進兵追羽至固陵復爲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
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
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
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

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迺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

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嘗幸從駿

馬名騅嘗騎蒼曰雜毛曰騅色名之迺悲歌忼慷自爲歌詩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雖不逝兮可奈

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若汝也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

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

者八百餘人戲大將旗也漢書通以戲爲旌麾反指麾字夜直潰圍南出

馳不明漢軍迺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渡

淮騎能屬者百餘人羽至陰陵迷失道陰陵縣名問屬九州郡

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

羽復引而東至東城廼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
 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
 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
 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
 諸軍決戰必三勝斬將艾旗廼後死使諸軍知吾非
 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噴出破四下而
 為圍陳外向圍陳四周圍之漢騎圍之數重羽謂騎
 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
 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
 喜為郎騎追羽羽還叱之還謂回喜人馬俱驚辟易

數里

辟易謂開張易其本處

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

分軍為三復圍之羽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

人復聚其騎亡兩騎廼謂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

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

在牛

烏江亭長艤船

待

整船向岸也

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

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羽

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

而西迺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

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

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

吾不忍殺以賜君廼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
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觀見漢騎司馬
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面謂背之不面向也指王
翳曰此項王也羽廼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
吾為公得令公得我為功也廼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蹂躪
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
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為列侯漢王
廼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
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王莽為安漢公攝行皇帝之事

居攝以前莽未事述並見宰輔外部諸戚

門改元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
郊行大射禮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去置柱下
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月己丑立
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莽為太傅左
輔甄豐為大阿右拂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
皆二千石四月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攻宛不得入
而敗莽汧池崇室宅群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
權輕也宜尊重以鎮河內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
太后稱假皇帝十二月群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
吏置率更立廟廡廚長丞中庶子虎賁以下百餘人

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莽自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邯步兵將軍建皆為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康為同心侯林為說德侯光孫為合意侯豐孫康併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戶是歲西羌龐恬傅幡等怨莽奪其地作西海太守程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况擊破之

二年五月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輪御府受直然

李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奏

命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

信東平楊王之子也

移檄郡國言曰

莽毒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郡國疑惑眾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

郊廟作策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

畔

祿父紂子也

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

此况臣莽之斗筭

自喻材小器也

群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

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

武王終周公相成王而三監淮夷叛周公作大

誥莽自比周公

日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

日大誥通諸侯王三公列侯於汝卿大夫元士御事

言以大道告於諸侯

已下御事主事也

太后丁太后董賢也不弔

言不為天所弔閔降下也

嗣無疆大歷服事

洪大也惟思也冲雅也大思幼雅孺子當承繼漢家無竟之歷服行

政予未遭其明哲能導民於安况其能往知天命

事自稱也言不遭遇明知之人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

以自輔伏而導百姓於安也

熙歎予惟往求朕所濟渡奔走

言我求所當以濟渡之故奔走盡力不憚

勞勤以傳迓奉承高皇帝所受命予豈敢自比於前人

平前人也謂周公也

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

威明也

明威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

紹承也

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

擅興師動衆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

義之言西土謂京師也言在東郡之西也

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

宗之序

誕大也

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些災使

民不安

告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遺龜者知國有災病義信嘗反天下不安之故也

是天反復后我漢也粵其間曰

粵發語詞上問曰也

宗室之雋有四百人

諸劉見在者 民獻儀九萬夫 民之表儀謂賢者 予敬以終於此 謀繼嗣圖功 我用此宗室之雋及獻儀者共謀圖國事終成其功 我有大事休 予卜并吉 大事成事也言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是為美也 故我出大將告郡 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以汝于伐東郡 嚴鄉適播臣 通云也播散也 爾國君或者無不反曰艱大民

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公敬不可

征 言爾等國君或有言曰禍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為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

也 帝不違卜 卜既得吉 天命不違 故予為冲人長思厥難曰烏

虐義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 無妻無夫之人亦同予受其害故可哀哉

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為孺子不身自卹 言天以家

役吏遺事而身解其難故我征 予義彼國君泉陵侯

伐以為孺子除亂非自憂已身 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

上書 泉陵侯劉慶也言 書令恭行天子事

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

下大服 班謂布 行也 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

太子為孝平皇帝子 皇太子即 謂孺子 年在襁褓宜且為子

知為人子道今皇太后得加慈母恩育養成成就加元

服然後子明辟 辟君也以明君 熙為我孺子之故 歎

告而 予惟趙傳丁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

朝以成三厄 危會也謂三千 際極厥命 隊隕也 烏虜

害其可不齊力同心戒之哉 害何也 予不敢僭上帝

命 僭不信言也 順 天休于安帝室與我漢國惟卜用

克綏受茲命 言天美於與復漢國故我 今天其相民

况亦惟卜用 言天道當思耶人况 太皇太后肇有元

城沙鹿之右 沙鹿在元城縣春我時沙 陰精女主聖

明之祥 李親懷元后夢月人 配元生成以興我天下

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

民傳祀西王母之應也

靈神之徵

徵證也

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大宗以紹我後嗣以繼我漢功

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辜不避戚

其有害國之正

統不尊大緒者當速加刑辟不避親戚

夫豈不愛亦惟帝室

非不愛此人但為帝

室不_得止是以廣立王侯并建曾玄俾屏我京師綏撫宇

屏謂蔽捍其難也

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序乖謬制禮作

樂同律度量混一風俗

混亦同也

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

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

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

建靈臺立明

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之號

宣帝元帝也

昔我高

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城以受白虎威勝之瑞

元帝誅滅郅支

單于懷輯西域時有獻白虎者所威遠勝猛也

天地判合乾坤序德

言元帝既有威

德太后又兆符應則是天地乾坤夫妻之義相配合也判言之片也

太皇太后臨政有

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河圖雒書遠自

崑崙出於重墜

崑崙河所重墜雒所出皆有圖書故本右之

古讖著言肆

今享實

誠故也言古有其誠故今當其實

此迺皇天上帝所以安我

帝室俾成就洪烈也

洪大也烈業也

烏虜天明威輔漢始而

大大矣

言因此難更以強大

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

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

言爾當思又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

不能遠省識古事其知太后之勤乎

天愆勞我成功

天愆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

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

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祖宗之業安

帝室所謀之事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
肆陳也陳其理而告之也 天輔誠辭 言有至誠之辭則為天所輔 天其累我以

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 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我身
敢不謀終祖宗安人之功也 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

祖宗所受休輔 言天欲撫勞我衆若有疾若我身 予
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

室厥子堂而構之 父有作室之意則子當築堂而構椽椽以成之 厥父菑厥
子播而獲之 菑耕其田子當布種而收穫 予害敢不

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 作室農人猶不棄其本業於今日不得有避不征討
也 若祖宗迺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 有

人東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有止一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今所征討不得
以公義 烏虜肆哉 肆陳也勤 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

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 道繇也言當繇於明知之事以助國也 亦惟
宗室之後民之表儀迺知上帝命 迺亦道也言當尊道而知天命 粵

天輔誠爾不得易定 言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 况今天降戾
於漢國惟大難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豈

亦知命之不易乎 言義信不知天命不改易乃大為艱難以干國犯是自相謀誅伐其
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

予晦 嗇夫治田志除草穢天之欲喪義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田晦之事 天亦惟
休于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予從 言天美相宗之事我何其極卜

法敢不往從言必從率寧人有旨疆土况今卜并吉亦循祖宗之業務在

安人而美疆土况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故予大以爾東征今不僭差

言必信京陳列卜陳惟若此如此迺遣諫議大夫桓譚等

班行諭告當反孺子之意還封為明告里附城明告者以

其出使能明告諭告外也附城如古附庸也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

分屯諸關守阨塞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和

翟義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眾

稍多至且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將兵拒之

以太保甄邯為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仗節

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十一月王

邑等破翟義於園司威陳崇使監軍為使而監軍於外上書

言陛下奉洪範心合寶龜心與龜合也膺受元命豫知成

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之生慮則移氣言則動物

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目竊計其時聖思始發

而反虜仍破思慮也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

虜畢斬眾將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過慮而

事已決矣莽大說盡壞義第宅汙池之汙停水也發爰方

進及先祖家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二族誅及種

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即葛狼毒之屬也而下詔曰

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鯁鯢築武軍封以為大戮於

是乎有京觀以懲惡慝 此左傳載楚莊王辭也 鯉鯢大魚為害者也 以此敵人之

勇桀者京高丘也 觀謂如 闕形也 懲創也 慝惡也 廼者反虜劉信翟義悖逆

作亂於東而芒竹群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 芒竹在 盤屋南

芒水之曲而多竹林也 卽今司竹園是洪地矣 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信

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姦無鹽殄滅於圍趙明依阻槐

里環隄 槐里縣界其中有環曲之 隄而明依之以自固也 霍鴻負倚盤屋芒

竹 負恃也 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逆賊之鯉鯢

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槐里盤屋凡五所各方六

丈高六尺築為武軍封為大戮薦楹之棘 薦重也 聚也 建

表木高六丈六尺 表者所以 標名也 書曰反虜逆賊鯉鯢在

所長吏嘗以秋循行勿令壞敗以懲淫慝焉

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

合擊明鴻皆破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

詔陳崇治較軍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世

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

加賞焉至于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

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

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

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

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為亡道殘滅諸侯以為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統大綱廣封功德以勸善興滅繼絕以永世是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流言東郡逆賊惑眾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天下咸寧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地四等公一等侯二等伯三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公一等侯二等伯子男三等孔子曰周監於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視也二代夏殷也郁郁文章貌

臣謂諸帥當

受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為侯伯次為子男當賜爵關內侯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差為號槐里以武為號翟義以虜為號群臣復奏言太后脩功錄德遠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皆依踐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必已已止也宜進二子爵皆為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為列侯諸縣制度畢已

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詔曰進攝皇太子
子褒新侯安為新舉公賞都侯臨為褒新公封光為
衍公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群臣復白以封莽孫宗
為新都侯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
謀即真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
后詔議其服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
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
安輯海內也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
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
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

周道

屏擁也

是以殷有翼翼之化

商頌曰商邑翼翼四

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

周有刑錯之功

謂成康之世 今太皇

太后比遭家之不造

比類也周頌曰遭家不造造成也故議者引之

委任安

漢公宰尹群僚衡平天下

宰治也尹正也衡平也言如稱之衡

遭孺子

幼少未能共上下

上下謂天地

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

以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
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秘府會群儒
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 茂美也 聖心周悉卓爾
獨見法德周禮以明因監 商於夏禮周也監於二代 則天稽古而
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 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肉目未言天縱多而識微也

月之不可階子貢敘孔子德云他人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無得而踰焉又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

成在一匱言人修道德者若爲此雖於平地始履一匱之士而作不可以得成謂莽修行政化致於太平此其所以保祐聖漢安靖元元之效也

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爲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

之詔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

厥元孫俾侯新都建立也元長也謂莽孫宗爲新都侯爲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爲體承宗廟之祭奉其養太皇太后不

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爲諸侯總練弁而加麻環

經弁上加環經也謂之環者言其經細如環之形也同姓則總麻異姓則葛

攝皇帝當爲功顯君緇練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

諸侯服以應聖制莽遂行焉凡一弔再會而令新都

侯宗爲主喪服三年莽下書曰遏密之義訖于季冬

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終至此甫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其與

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車

騎將軍千人扈雲千人官名屬車騎將軍扈姓雲名太保屬臧鴻奏

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都石牛鴻言扶風雍石

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
 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厄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
 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
 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
 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
 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
 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也誠實也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
 子直建冬至壬子之日冬至而其日當建巴郡石牛戌午雍石文
 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
 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

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較尉崔發等眠說言

其文而說其意也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

書更為大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

書藏蘭堂蘭堂掌圖籍之所臣莽以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

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

其弟小子封孟長也孟侯者言為諸侯之長也封者衛康叔之名此周公居攝

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孔子

周公所定蓋為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

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

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

事母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

隆長也其使我許之

長大今與周之武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

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

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群臣博議別奏以視

即真之漸矣梓種人哀章作銅匱為兩簡署其一曰

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其傳予黃帝金策

書其者高皇帝名也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媪

言有神命

漢禪位於莽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

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

苗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

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

屬委付也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

予甚祗畏敢不欽受戊辰真定

於建除之次其日當定

御王冠

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

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

徽幟通謂旌旗之屬

以十二月朔癸酉

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鷄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黃

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

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册府元龜 偽政

卷之九百一十

冊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蔡闕其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百六十一

偽政

王莽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

鞞鞞謂璽之組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妻宜

春侯王氏女立為皇后王詡為丞相初封宜春侯本傳爵至王咸莽妻咸之女

生四男宇護安臨二子前誅苑安頗荒忽廼以臨為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一十

皇太子安為新嘉辟

辟君也謂之辟者取為國君之義

封字子六人

千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吉為功成公宗為功崇公

世為功昭公利為功著公大赦天下葬乃策命孺子

日咨爾嬰昔皇天佑乃太祖

佑也

歷世十二享國二

百一十載曆數在於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

靡嘗

言殷之後嗣乃為諸侯服事周室天命無常也

封疆為定安公永為新

室賓於戲敬天之休

休美也

往踐乃位毋廢予命又曰

其以平原安德深陰鬲重丘凡五萬

五縣也

地方百里

為定安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

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令德茂功享以歷

代之祀焉以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后讀策畢恭親執

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

予獨追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壯良久中傳將孺子

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寮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輔

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為太

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少

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為國師嘉新公廣漢梓

潼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公太保後承

陽侯甄邯為大司馬承新公丕進侯王尋為大司徒

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

為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為更
 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
 軍成武侯孫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為前
 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
 史王盛者賣餅人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
 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視神焉餘皆拜為
 郎莽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為郡
 守皆徙為諫大夫改明光宮為定安館定安太后居
 之以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
 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令定安公居四壁中不得有所見至

於長太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莽策稱

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太師典致時雨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敬也厥罰

以時也眾物生於東方故戒太師也

青熒登平考景

以咨

熒青宋之光暉也言青陽之氣始升而上以成萬物也春秋分立表以正東西東日之始出也

考景以

營惑司哲南嶽太師典致時煥

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哲智

也厥罰嘗煥煥暑也南方盛陽

赤熒頌平考聲以律

頌寬頌也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也六月陰氣之始

考聲以

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

言之不從謂之不艾艾安

也厥罰嘗

白熒象平考量以銓

量斗斛也銓權衡也象形也萬物無不成

形於西方大小輕重

皆可知故稱量屬焉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圖也厥罰當寒

北伏也陽氣伏於下因生殺故成國將

星以漏推五星行度以漏刻也和合也萬物皆合藏

日月紀於攝提攝值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考星屬也月刑元服左司馬典致

武應考方法矩月為刑司馬主武又主司天文欽若

昊天敬授民時力來農事以豐年穀欽敬若順力日

德元肱右司馬典致文瑞考圜合規日為陽位肱圍也五教在寬則

和氣感物四靈見象故文瑞屬焉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

美風俗五品乃訓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斗

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度以繩斗北斗也主齊

掌名山眾殖鳥獸蕃茂草木各策命以其職如典誥

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允信也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

若順也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義和後更為納言大

理曰作士太宰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

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每

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

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職更名光祿勳曰司中

太僕曰太御衛尉曰大衛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

正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贅聚也言財後又典

兵秩位皆上卿號曰六監改都太守曰大尹都尉曰

大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四門長樂宮曰掌樂室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室

如言路寢也

長安曰掌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

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

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黻冕各有差品

黻謂衣裳之黻又

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聰司中大夫及誦詩工徹膳宰以司過策曰予聞上聖欲昭厥德罔不慎修厥身用

緩於遠是用建爾司於五事毋隱尤毋將虛

尤過也將助也

虛謂虛美也言勿隱吾過而助為虛美也

好惡不愆立於厥中

愆過也

於戲

勗哉

勗勉也

令王路設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

諫大夫四人掌坐王路門受言事者封王氏齊哀之

屬為侯大功為伯小功為子總麻為男其女皆為任

任充也男服之義男亦任也

男以媿女以隆為號焉

媿隆皆其受封邑之號取

嘉名皆授印鞞

鞞印之組

令諸侯立太夫人夫人世子亦授

印鞞又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

氏諸侯或稱王至於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謬於一

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

更為侯又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祥百世享

祀予惟黃帝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

臯陶伊尹咸有聖德假於皇天假至也功烈巍巍光施

於遠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惟王氏虞帝之

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於是封姚

恂為初睦侯奉黃帝後姚舜姓故梁護為脩遠伯奉

少昊後以為伯益之後故封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為

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為伊休侯奉堯後

劉歆為祁烈伯又言國師劉歆子為伊休侯是則祁烈伯自別一劉歆非國師也媯昌為師

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為褒謀子奉臯陶後伊玄為褒

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為賓周後衛公姬

黨更封為章平公亦為賓殷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

更封為章昭侯位為恪恪敬也言待之加敬亦如賓也周以舜後并杞宋為三恪

夏後遼西妣豐封為章功侯亦為恪妣夏姓四代古宗

宗祀於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後褒魯子姬

就宣尼公後褒成子孔均已前定焉莽又曰予前在

攝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神祇報况况賜也或光自

上後於下流為鳥或黃氣熏蒸昭耀章明以著黃虞

之烈焉烈餘業也自云承黃虞之後自黃帝至於濟南伯王而祖

世氏姓有五矣濟南伯王莽之高祖黃帝二十五子分賜厥姓

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媯在周

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黃帝

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於明堂宜序於祖宗之親廟

其立祖廟五親廟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黃帝以配

天黃后以配地黃帝之后也以新都侯東第為大禘歲時

以祀禘祀也立此大祀帝家之所尚種祀天下言國

大禘祀先祖矣其衆庶之家所尚者各令傳祀勿絕普天之下同其法姚嬀陳田王氏

凡五姓者皆黃帝苗裔予之同族也書不云乎惇序

九族惇原也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於秩宗皆以為

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元

王氏不復與四姓婚娶以其同祖也餘他王氏則不禁焉以別族理親焉封陳崇

為統睦侯奉胡王後追王陳田封為世睦侯奉敬王

追王陳後敬仲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明等領州郡

懷忠孝討收為男守為附城又封舊恩戴崇金涉箕

閔楊竝等子皆為男遣騎都尉囂等分治黃帝園位

於上都橋時橋山之上虞帝於零陵九嶷胡王於淮

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於城陽莒齊愍伯王於齊

南東平陵孺王於魏郡元城葬之高祖名遂字伯紀

曾祖名駕字翁孺故謂之伯王孺王使者四時致祠其廟當作者以天下初定且

祿祭於明堂太廟以漢高廟為文祖廟欲法舜受葬

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禪於唐漢氏初祖唐帝世

有傳國之象堯傳舜漢傳莽自以舜予復親受金策

後故言有傳國之象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一十一 七

於漢高皇帝之靈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祖

宗有七

漢本紀祖宗有四葬以元帝成帝平帝為宗故有七

以禮立廟於定安

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予以秋九月

親入漢氏高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

解其服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寬又曰予

前在大麓至於攝假

大麓者謂為大司馬宰衡時妄引舜納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也攝後謂初為攝皇帝又為假皇帝

深惟漢氏三七之阨赤德氣盡思

索廣求

索亦求也

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作

金刀之利幾以濟之然自孔子作春秋以為後王法

至於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哀之十四也

漢哀

帝即位六年平帝五年居攝三年十四年

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

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

天革漢而立新

革改也

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

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

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

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箸革帶佩之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錢也莽以劉字上有

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

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

心快百姓意四月徐鄉侯劉快起兵攻即暴快兄殷

扶崇公閉城自繫獄吏民拒快快敗走至長廣苑莽

曰昔予之祖濟南愍王困於燕寇自齊臨淄出保於

昔宗人田單廣設奇謀獲殺燕將復定齊國今即墨
 士大夫復同心殄滅反虜予甚嘉其忠者憐其無辜
 其赦殷等非快之妻子他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弔問
 死傷賜亡者葬錢人五萬殷知大命深疾惡快以故
 輒伏厥辜其滿殷國萬戶方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餘
 人是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於天下德
 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才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
 言文宣之世黃龍見於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門
 梓柱生枝葉之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
 雞化為雄之屬其文近爾雅依託皆為作說爾雅近
正也謂

近於正經依古
義而為之說

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總而說

之日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以福

應五命謂五行之次相
承以受命也申重也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於子

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

九世之後二百一十歲
九天子也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獻
生

岸巴郡名
渠縣也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梓潼縣名
莽改也成命於巴宕

矣武功冊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

代皇天眷然去漢興新以冊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謙

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

馬能三台星也文馬縞身金精周成王時大戎獻之皇帝復謙讓未即位故

三以鐵契四以石龜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

八以茂陵石書九以玄龍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

石十二以銅符帛圖中命之瑞寢以顯著寢至於十

二以昭告新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

號猶尚稱假改元為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厭上帝

之心塞當也厭滿也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鄭重猶言

也頻煩故是日天復決其所以勉書哀帝所作策書也言數有瑞應莽自

謙居攝天復決疑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

勸勉令為真也績方領績者會五綵也以布為單衣以赤加績為其方領也冠小冠立於王路

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同色者言

蓋方天神共齊其謀同其顏色字或作色盱怪之

包者言天總包括天下人眾而與莽屬委也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

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且宗伯忠孝侯劉

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

帝之高廟受命母留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

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

所以為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皇帝謙

讓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迫促也著明也懼然

祇畏蕭然憫漢氏之終不可濟懼然自失之意也蕭然變動之貌也壘

疊左右之不得從意疊疊自勉之意左右助也言承漢室而迫天命不得從其本意

也為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歡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申重也仍頻也詩曰

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言有功德宜於眾人者則受天福祿天乃保安而佑助之命以邦國也申謂重其意也此之謂也五威將

奉符命齋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更改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

綬賜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蠻夷幣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畫天文象於車也

駕坤六馬坤為牝馬六地數背負鷲鳥之毛服飾甚偉鷲雉屬即

也駁驥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色者東方青南方赤也數者若木數三火數二之類將

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於四表迄亦至也靡所不至其東出者至玄菟

樂浪高句驪夫餘夫餘亦東北夷也南出者踰徼外歷益州

貶句町王為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

求故印陳饒椎破之單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後卒以此皆畔莽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上公以

下中城至十二城門策命統睦侯陳崇曰咨爾崇夫不用命者亂之原也大姦猾者賊之本也鑄偽金錢

者妨寶貨之道也驕奢踰制者克害之端也漏泄省

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成也易繫辭曰君不密則害成故引之

拜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祿去公室

政從亡矣凡此六條國之綱紀是用建爾作司命柔

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皆詩美仲山甫之辭帝

命帥繇統睦於朝帥循也命說符侯崔發曰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擊柝謂擊木以守夜也暴謂姦暴之人來為寇害者也女作五威中

城將軍中德既成天下說符說音悅命明威侯王級曰

繞雷之固南當荆楚繞雷者言四面塞阨其道屈曲絡谷之水回繞而雷今商州界

七盤十二繞是也女作五威前關將軍振武奮衛明威於前

命尉睦侯王嘉曰羊頭之阨北當燕趙羊頭山名在上黨壺關縣

女作五威後關將軍壺口捭捭尉睦於後壺口亦山名也捭捭

謂據險阨而捭擊也命堂威侯王奇曰殺澠之險東當鄭衛殺

山也澠澠池也皆在陝縣之東女作五威左關將軍函谷批難掌威

於左批糾閉之也函谷故關今在桃林縣界命懷羗子王福曰泝隴之

阻西當戎狄泝扶風泝縣有吳山泝水之阻隴謂隴祗也泝隴相連女作五威

右關將軍成固據守懷羗於右二年二月赦天下五

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

綬為民無違命者封將為子帥為男禁民不得挾弩
鎧徒西海匈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寇邊殺掠吏

民莽更名單于匈奴曰降奴服于知知者莽改單于之名也本名囊

知牙莽曰降奴服于知威侮五行別夏書其誓之文昔畔四

條四條莽所與作制者侵犯西域延及邊陲為元元害旱當夷

滅命遣立國將軍孫建等凡十二將十道竝出共行

皇天之威罰于知之身于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

侯柵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滅稽侯

柵之世今匈奴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稽侯柵子孫

十五人為單于遣中郎將蘭苞戴級馳之塞下召拜

當為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知之法者皆赦除之

遣五威將軍苗訢虎賁將軍王况出五原厭難將軍

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

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琴鎮遠將軍李翁出西

河誅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將軍

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

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衆郡委輸五大

夫衣裳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

馳傳督趨以軍興法從事天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

須畢具乃同時出初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北

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謂愛惜之意未飽也陋小漢家制

度以為疏濶莽以漢家制度為太宣帝始賜單于印

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句町稱王莽乃遣使易單于印改句町王為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與發三

十萬眾欲同時十道竝出海內擾矣三年莽日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

法以從事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者各一人詣王路四門是時

諸將在邊須大眾集須待也吏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

發民棄城郭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

六卿號皆兼稱將軍遣著武將軍逮竝等填名都中

即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緣邊大姦猾擅弄

兵者皆便為姦於外撓亂州郡貨賂為市侵漁百姓

莽卜書曰虜知罪當夷滅故遣猛將分十二部同時

出一舉而決絕之矣內置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有

二人誠欲以司不奉命令軍人咸正也今則不然各

為權勢恐獨良民獨謂以威妄封人頸得錢者去臣

妾以法枉良人為僮僕封其毒蠶竝作農民離散司

頸以別之也得顧錢乃去封毒蠶竝作農民離散司

聞然猶放縱自若而藺苞戴級到塞下招誘單于弟
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為孝單于賜黃金千斤錦繡甚
多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為順單于留邸初匈奴侵寇
甚莽大募天下囚徒入奴名曰豬突豨勇

豬性觸突人故取以

喻東方名豕曰豨一日豨豕走也

一切稅吏民訾二十而取一又令

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

保者不許其死傷

吏

盡復以與民

轉令百姓養之

民搵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

劇而估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卿下至

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

川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

旁依也

富者不得自

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

覆蔽之浸淫日廣

浸淫猶漸染也

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

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有所係虜陷罪饑疫人民

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太師王舜自莽

篡位後病悸寢劇死

心動曰悸

莽曰昔齊太公以淑德累

世為周氏太師蓋予之所監

監見

也其以舜子延襲父

舜為安新公延弟褒為新侯康為太師將軍丞為新

室輔為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

馬宮為師疑故少府宗伯鳳為傅丞博士袁聖為阿

輔京兆尹王嘉為保拂是為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為

疏附博士李充為奔走諫大夫趙襄為先後中郎將
 康丹為禦侮是為四友又置師友祭酒及侍中諫議
 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邪左咸為講
 春秋潁川滿昌為講詩長安國繇為講易平陽唐昌
 為講書沛郡陳咸為講禮崔發為講樂祭酒遣謁者
 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
 應徵不食而死寧始將軍姚恂免侍中崇祿侯孔永
 為寧始將軍四年二月赦天下厭難將軍陳歆言捕
 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為莽怒斬其
 子登於長安以示諸蠻夷初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

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眾寇擊諸國莽於是大
 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副較尉戴級將
 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牙單于諸
 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
 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為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
 金千斤雜繒千疋戲戟十戲戟有旗之戟也拜助為順單于
 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為宣威公拜
 為虎牙將軍封級為揚威公拜為虎賁將軍咸既受
 莽孝單于之號出塞歸庭見以兄脅狀白單于更以
 為私栗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

為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歆震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
 邪塞是時匈奴數為邊寇殺將率吏士掠人民歐畜
 產去甚眾捕得虜生口驗同皆曰孝單于成子角穀
 為寇兩將以聞莽遂會諸蠻夷斬登大司馬甄邯死
 以孔永為太司馬侯輔為寧始將軍莽每出輒先摻
 索城中名曰橫摻是月橫摻五日莽至明堂授諸侯
 茅土下書曰予以不德襲于聖祖為萬國主思安黎
 元在乎建侯分九州正域以美風俗追監前代爰綱
 爰紀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詩國十五布徧
 九州

詩國南召南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鄆曹幽魯商
 是十五國也一日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

秦陳鄆曹幽殷頌有奄有九有之言商頌玄鳥之
 詩揚有功德

故能覆禹貢之篇則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帝
 有九州

王相改各有云為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義著明其
 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
 命蓋亦如之其以維陽為新室東都嘗安為新室西
 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為九爵從周氏有
 五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侯有功
 諸公一同有眾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眾戶五千
 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眾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
 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眾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

以下降殺以兩兩兩而至於一成十里五差備具合

當一則今已受茅土者公四十人侯九十三人伯二

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

十六人臣欽若等曰當是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

族之女為任者八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

遵德君脩義君更以為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

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采邑之處使侍中講禮大夫孔

秉等與州部眾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較治於壽成

朱鳥堂予數與群公祭酒上卿親聽視成已通矣夫

褒德賞功所以顯仁賢也九族和睦所以褒親親也

予水惟匪懈思稽前人稽考將黜陟以明好惡安

元元焉是時莽志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

古之事復下書曰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終文

祖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

秩於山川徧於群神巡狩五嶽群后四朝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予之受命即真到於建國五年已五載矣

陽九之阨既度百六之會已過歲在壽星填在明堂

倉龍祭酉德在中宮倉龍太歲也太歲起於甲寅為

龍東方倉祭德在中宮也壽星

角亢也東宮倉龍房心也心為明堂填星所在其國

昌莽自謂土也土行主填星祭德在中宮宮又土也

觀晉掌歲龜策告從公以卯出酉入過五鹿得土歲

在壽星其日戊申葬欲法之為吉祥正以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符者取萬物生之始也視晉識太歲所在宿度所合卜筮皆吉故法之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符其

禮儀調度群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帛縣又請內群

國十二買馬發帛四十五萬疋輸寧安前後母相須

須待也至者過半葬下書曰文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

待後是歲改十一公號以新為心後又改心為信五

年二月文母皇太后終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

葬於司馬門內作溝絕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

坐於牀下葬為太后服喪三年大司馬孔永乞骸骨

以同風侯逮竝為大司馬是時長安民間葬欲都維

陽不肯繕治室宅

繕補也

或頗徹之葬曰玄龍石文曰

定帝得國維陽符命著明敢不欽奉以始建國八年

歲纏星紀

纏歲歷也星紀斗牛之間

在維陽之都其謹繕脩寧安

之都勿令壞敗敢有犯者輒以名聞請其罪

